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1903~1942）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1903~1942）_下载链接1](#)

著者:[法] 奥里维尔·菲利波纳，帕特里克·里耶纳尔 著，张璐 译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1903~1942）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不错～

劳改营的生活 远方的钟声 随着晨曦飘进牢房 我听见钟声呼唤我：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说罢潜然泪下，身陷囹圄的惭愧泪水……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你，俄罗斯。

——西梅翁·维连斯基，一九四八年[1]

根据迄今为止最精确的统计，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间，四百七十六个劳改营组成了古拉格的王国。[1]但是，这个数字正在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这些劳改营中的每一个都是由十几个甚至几百个更小的劳改营组成的。那些小劳改营——营站——的数量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而且，因为其中有一些是临时的，有一些是永久的，还有一些由于技术原因在不同的时期隶属于不同的劳改营，所以可能根本无法进行统计。另外，也不能绝对地说劳改营的惯例和做法保证适用于每一个营站。即使是在贝利亚统治古拉格系统期间——这从一九三九年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死去的一九五三年——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仍然继续存在着千差万别，不同的时间条件不同，不同的地方条件不同，甚至在同一个人劳改营联合体内部，条件也不一样。劳改营的生活 远方的钟声

随着晨曦飘进牢房 我听见钟声呼唤我：“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 ……说罢潜然泪下，身陷囹圄的惭愧泪水……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你，俄罗斯。——西梅翁·维连斯基，一九四八年[1]

根据迄今为止最精确的统计，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间，四百七十六个劳改营组成了古拉格的王国。[1]但是，这个数字正在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这些劳改营中的每一个都是由十几个甚至几百个更小的劳改营组成的。那些小劳改营——营站——的数量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而且，因为其中有一些是临时的，有一些是永久的，还有一些由于技术原因在不同的时期隶属于不同的劳改营，所以可能根本无法进行统计。另外，也不能绝对地说劳改营的惯例和做法保证适用于每一个营站。即使是在贝利亚统治古拉格系统期间——这从一九三九年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死去的一九五三年——劳改营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仍然继续存在着千差万别，不同的时间条件不同，不同的地方条件不同，甚至在同一个人劳改营联合体内部，条件也不一样。

有些作家喧嚣于自己所处的时代，之后被人诟病；有些作家盛开于自己生命之后，令人扼腕。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显然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她就像一朵花期冗长的植株，在20世纪20年代华丽绽放，之后被人们遗忘，直到近些年，她又重回大众视野，在众多遗作中，获得罹难后的第二次脉动。

奥利维尔·菲利波纳开始创作伊莱娜这本传记的时候，《法兰西组曲》的手稿尚未出版，伊莱娜的作品依然被大众忽略在恒河沙数的小说作品中。在朋友的推荐下，回顾20世纪小说的菲利波纳接触到了伊莱娜的作品，然后沉迷并扼腕道“这位在当时如此有名的作家，现在却像飞机在雷达区域里消失了一样销声匿迹”。而在《法兰西组曲》出版之后，就像一只悖论，伊莱娜的作品顿时被置于另一个极端，“伊莱娜在全世界只是被缩略成了《法兰西组曲》的代名词，人们依然忽略着这本作品背后丰富的15本长篇，50多本短篇小说、剧本创作。大众因为一棵树而忽略了整片森林”。

在为伊莱娜写传记的过程中，菲利波纳不断地重读她的所有作品，对伊莱娜的印象也不断地加深、改变、颠覆。到传记写完，整个研究过程结束的时候，菲利波纳给伊莱娜的一生标记了两个关键词——“孤独”与“骄傲”。前者是不断加深的初始印象，后者则是作者的新觉察，而伊莱娜的女儿德尼丝（她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位在96年去世）对于“骄傲”一说，也从无法接受到认可。“这里的骄傲并非绝对的贬义，而是对创作才华的非凡自信”，菲利波纳解释道，“然而这种骄傲也对她的人生带来了一些不好的结果，大战爆发之前她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声望、人脉举家移居到美国这样的国家去避免战争，但她固执地觉得自己的身份已经足以让自己的家庭免受战争之迫害，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她在1942年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虽然她在1934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形势对犹太人十分不利。但她骄傲的特质，伤害了自己的后半生。”

伊莱娜在30年代得到法国文坛的认可，然而他的犹太血统依然让她无法加入法国国籍。为了保护孩子不受反犹迫害，她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还为反犹太报纸著文，然而依然无

法改变自己的命运。1940年，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被禁止出版。1942年7月13日，39岁的依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由于“是没有国籍的犹太人”而被法国警方根据德国占领军的规定逮捕。被带走前，她对两个女儿说：“我现在要出门旅行一趟。”在Pithiviers集中营逗留几天后，她和900多名犹太人一起被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手臂上打上编号，在一个月后死于伤寒。

法国文学并未止于六角边界。最近几年颁发给“外裔”作家的文学奖，也在为狭隘的文学观推开一扇新窗。尽管在1937年内米洛夫斯基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反闪米特人这样的仇外宣传中，她依然在之前的那几年得到了同类作家中最好的礼遇。菲利波纳的眼中，“文学和语言属于那些使他们栩栩如生的人们——无论他们出身如何”，而对于一名写作者而言，“最好是按字母顺序来排列作家，而不是出身”。

说到出身，菲利波纳也并非一位职业作家。出生在法国盛产葡萄酒的乡村地区的菲利波纳，于葡萄酒世家中选择了另一条路——出版人、音乐评论、文学评论，他曾先后为《光盘》和《电影音乐》写音乐批评。而这些他口中的副业，也意外地对他的传记创作有了很大的帮助。“比如《法兰西组曲》出版时，人们都忽略了‘组曲’这个音乐元素。这本书在我眼中更像一部巴赫的作品，它是一部完整的交响曲”，菲利波纳如是说。

职业作家一旦书写传记，常因自身已成型的写作风格，而让传记成为了一种文学创作。菲利波纳坦言自己“非作家”的身份，反而让自己得以更好地去避开作者本身对传记的影响。“在法国，传记作品里无可避免地掺杂进一些作者主观观点的做法，还尚能被接受。但换作美国，这点绝对不可接受，他们要求传记作品必须要客观公正，过多的描写，文学作品式的创作，都是被禁止的。”

菲利波纳说自己尽力去理解伊莱娜更多微妙的情感，避免简单粗暴地记录。“我试图去做她的辩护律师，而不是一个法官，评判式地去下一个定论。”菲利波纳推了推眼镜，似乎在思考自己对于传记创作究竟有怎样的倾向。他提到自己最初为这本作品起的名字《血与孤独》，但最后被出版社以“太感性”之由否定了。此刻，他遗憾的表情还是暴露了自己感性的一面。

伊莱娜15岁离开俄国，在芬兰流亡一年，然后移居巴黎，而文学创作最早也要追溯到18岁。菲利波纳依然选择奔赴俄罗斯，追根溯源其作品中“孩提时代的强烈印记”。这本传记是建立在对现存史料的发现直至无法再发掘的基础上创作而成，伊莱娜的“俄国时代”时期（1903-1918），除了寥寥一些诗作，再无任何资料可以依靠。“但是幸运的是，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在伊莱娜生前托付手稿的法方出版社找到了很多珍贵的手稿资料，其中还有一部她的自传体小说《孤独之酒》，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1903~1942）_下载链接1_](#)

书评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1903~1942）_下载链接1_](#)